


漂亮朋友

[法] 莫泊桑 著 王振孙 译

译
文
名
著
精
选

Guy de Maupassant

Bel-Ami

YIWEN
CLASSICS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名著精选

YIWEN
CLASSICS

漂亮朋友

[法] 莫泊桑 著 王振孙 译

Guy de Maupassant

Bel-Ami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亮朋友/(法)莫泊桑(Maupassant, G.)著;王振孙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8
(译文名著精选)

ISBN 978-7-5327-5126-6

I. ①漂… II. ①莫…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8680 号

Guy de Maupassant

BEL - AMI

本书根据 Gallimard 版本译出

漂亮朋友

[法]莫泊桑 著 王振孙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4 字数 222,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5126-6/I·2916

定价: 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62662100

译本序

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短篇小说大师,他与契诃夫齐名,是名副其实的短篇之王。他在十年时间左右,创作了大约三百篇短篇小说,其中杰作不下数十篇。在他手里,短篇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由于莫泊桑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成就过于璀璨夺目,人们往往忽略了他的长篇小说。其实,莫泊桑的长篇也是别开生面,颇有建树的,他在法国的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据二十世纪初的一项统计,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总共出版了十六万九千册,而他的长篇小说却出版了十八万册,^①可见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并不下于他的短篇小说。

莫泊桑写过六部长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风俗小说,以《漂亮朋友》为代表;另一类是心理小说,《两兄弟》可说是典范之作(当然也包含风俗描写)。这两部长篇在法国的小说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就《漂亮朋友》而言,“近半个世纪以来,这部小说的成功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世界上,都没有中止过”^②。一八八七年,即小说出版后两年,已经达到五十一版。小说的大获成功使莫泊桑买了一艘游艇,取名“漂亮朋友号”。

莫泊桑继承了福楼拜、巴尔扎克、司汤达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写实传统。如果说,《一生》与《包法利夫人》有许多相似之处,表明了莫泊桑确实是福楼拜的私淑弟子的话,那么,《漂亮朋友》的内容则近似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作品。莫泊桑对巴尔扎克深为赞赏,认为巴尔扎克“具有天才的直觉,他创造了极其逼真的整个人类,以致人人都相信这是存在的和真实的。……巴尔扎克的人物虽然在他之前并不存在,但都

似乎从他的作品中走了出来，进入了生活，他对人物、激情和事件具有多么全面的想象啊”^③。他把巴尔扎克称为“法国文学之父”^④。同时，他把司汤达看成是“描绘风俗的先驱者”^⑤。

莫泊桑继承了福楼拜、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揭露现实的优秀传统。《漂亮朋友》是一部揭露性很强的小说。

揭露内容之一是针对当时新闻界的黑幕。报纸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阶级和党派斗争的工具和喉舌。巴尔扎克在半个世纪以前写出的《幻灭》，已经揭露过报纸内部的倾轧以及报纸在制造社会舆论方面的巨大作用。《漂亮朋友》对报界黑幕的揭露有不少发展。首先，莫泊桑写出了报纸是操纵在财阀和政客手中的工具：“《法兰西生活报》的真正编辑和后台老板是半打左右的、和经理经营或支持的各种投机事业有关的众议员。在众议院里人们把他们叫做‘瓦尔特帮’。”瓦尔特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深谙经营之道，同时又插手政治。他既是金融家、“一个实力雄厚的南方犹太富商”，同时又是众议院议员，在议院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他懂得报纸的作用，创办了《法兰西生活报》。用他的话来说，他的报纸是“半官方性质的”。他巧妙地让这份报纸容纳各种思想，让包括天主教的、自由主义的、共和派的、奥尔良派的思想都同时并存。并非他没有任何政治主张，他只是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他创办这份报纸的目的，只是为了支持他的投机事业和他的各种企业”。他终于使《法兰西生活报》身价大增，巴黎和外省的所有报纸都从它那里寻找消息，引用它的文章，“由惧怕它发展到对它刮目相

① 见安德烈·维亚尔，《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11页，巴黎尼泽书局，1971年。

② 见雅克·朗朗，《〈漂亮朋友〉序》，法国联合书局版第13页，1983年。

③④⑤ 见莫泊桑，《十九世纪小说的发展》，《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380和381页，出版社总联盟，1980年。

看。它已经不再是一伙政治投机者的暧昧的工具，而正式成为内阁的喉舌了”。莫泊桑细致地描写了报纸怎样成为瓦尔特帮操纵政局的重要工具。为了让他们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拉罗舍-马蒂厄上台，瓦尔特帮利用报纸制造舆论，实现了倒阁阴谋，拉罗舍-马蒂厄终于当上了外交部长。这个人物是当时典型的政客，他“既无政治信仰，也无大本领，没有胆略，也没有真才实学……伪装拥护共和，其实是个本质可疑的自由主义分子。这些人如同兽粪堆上生长出来的毒蕈，在民众普选中成百上千地冒出来”。他的政治手腕的特点是不择手段，因而在那些失意的众议员中，“俨然是个强者”。实际上，他只是瓦尔特帮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代表而已，一旦他的生活丑闻暴露以后，瓦尔特可以毫不留情地把他一脚踢开。总之，由财阀操纵报纸在政治和投机事业上大显身手，这就是《漂亮朋友》所揭示的、第三共和国的报界黑幕。拉法格对莫泊桑“敢于揭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和无耻”^①，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漂亮朋友》的尖锐揭露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应，有人攻击莫泊桑在影射某份报纸。莫泊桑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指出“报界是一种领域广大的共和国，它伸展到四面八方，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切，也可以利用它无所不为，在报界既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骗子”。他认为《法兰西生活报》由一帮政治投机者和掠夺钱财的人所把持，“不幸的是现实生活中就有几份这样的报纸”^②。莫泊桑对报界的揭露确实是一针见血的，《法兰西生活报》无疑是一个缩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报界的种种黑幕。

① 见拉法格，《左拉的〈金钱〉》，《文论集》第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② 见莫泊桑，《给〈漂亮朋友〉的批评者》，《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165—166页。

小说的揭露内容之二是针对当时法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从一八八〇年到一八八五年，法国公众对殖民地的注意力增长了，因为在一八八一、一八八二和一八八三年，法国政府在非洲和亚洲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尤其是于勒·费里对突尼斯的干预最引人注目。费里借口克卢米尔部族在阿尔及利亚的东部边境骚扰，而突尼斯摄政却给他们提供了栖身处所，于是蓄意挑衅，采取军事行动。紧接着在一八八一年四月一日，他向众议院提出阿尔及利亚边境的局势问题，要求“惩罚不顺从的居民”，终于迫使突尼斯的贝伊签订了巴尔多条约，将突尼斯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在这些政治和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尖锐的经济问题在起作用。突尼斯的经济情况一直不佳，无法清偿法国的债务。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四年间，两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斡旋活动。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贝伊以法令形式批准了利息为四厘的一亿四千二百五十五万法郎的新借贷。在这期间，巴黎交易所的行情出现极大波动。例如五百法郎一股的联合债券从一八八一年四月的三百六十法郎涨至一八八四年四月的五百零六点五法郎。由此引发的财政投机活动异常活跃，这些投机活动与政客、政府成员、参议员或众议员密切相关。例如于勒·费里的兄弟沙尔·费里在法国的埃及银行中拥有股份，而这家银行在突尼斯开设了分号，参与了创立突尼斯的土地信贷，大发横财。又如参议员古安，在西格弗里德银行的支持下制造火车头，参加建设突尼斯的博纳-盖尔玛铁路^①。

莫泊桑对当时的政局十分关注，他在《高卢人报》和《吉尔·布拉斯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揭露远征突尼斯的计划、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的敲诈勒索、政治家的贪婪等等。例如他在《共和国的国王们》一文

^① 见《〈漂亮朋友〉序》，波凯报社版第11页，1990年。

中指出：“必须在积聚于他们（犹太金融家）手中的千百万财富里，寻找国际报界某些表现的奥秘；国际报界时而鼓吹同英国，时而鼓吹同德国打仗。……拥有千百万法郎的人染指各种报纸，诱使某个拙劣作家写文章……这篇文章在爱国的表面词句下，迷惑舆论，鼓起人们的想象力，使人们头脑发热，然后促使这一民族去反对另一民族。”^①莫泊桑指出当局打着爱国的旗号从事殖民扩张政策，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他在一八八五年四月七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如果我是当局，就像所有那些对如何拯救法国抱有种种想法的人一样，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会把所有的殖民地：塞内加尔、加蓬、突尼斯、圭亚那、瓜特罗普、交趾支那、刚果、东京湾和其他地方，装进一只手提箱中，而且我会找到俾斯麦先生。我将对他说：先生，您在寻找殖民地，这里有一批存货，有一大堆，有一整套。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居民有阿拉伯人、黑人、印第安人、中国人、安南人等等。我要求以每一块殖民地换一公里阿尔萨斯和一公里洛林的土地。如果德国首相同意，我就做了一笔好买卖。”^②莫泊桑用讽刺的笔法抨击了当局的对外政策，既指出了法德两国对殖民地的争夺，又痛切地点出法国政府腐败无能，以致在普法战争中割让国土的惨痛现实。

诚然，莫泊桑并没有简单地把现实问题搬进小说中。他以摩洛哥来代替突尼斯，但是读者却非常清楚他写的是何处的局势。莫泊桑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法国政府对突尼斯内政的干涉，以致将突尼斯变为保护国的行动当作背景来写，而突出这一军事行动跟公债行情涨落所造成的结果。小说描写瓦尔特在报上散布政府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的烟幕，大量收

① 见维瓦尔，《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321页。

② 见《政治哲学》，转引自《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323页。

购公债，一夜之间赚了三四千万法郎。另外他还在铜矿、铁矿和土地交易中捞到了大约一千万。“几天之内，他就成了世界主宰之一，万能的金融寡头之一，比国王的力量还要大。”这一描写揭示了资产者利用政治局势大发横财的现象，这在法国文学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司汤达认识到“银行家处于国家的中心，资产阶级取代了贵族在圣日耳曼区的位置，银行家就是资产阶级的贵族”；他在《吕西安·勒万》中曾经写到银行家与政治的关系，不过，他还没有像莫泊桑在《漂亮朋友》中那样生动而具体地描写金融家利用政治局势激增财产的事例。巴尔扎克也曾在小说中写道：“在我看来，大路上的谋财害命，比起某些金融手段，不过是仁慈的行动。”他在《戈布塞克》、《纽沁根银行》等小说中写过金融家对政局的操纵，但也只是一笔带过。因此，《漂亮朋友》中有关这方面的描绘，无疑是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现实主义作家反映重大社会现象的一大发展。

历来的批评家都认为莫泊桑的作品(主要指短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还缺乏深刻性。他的其余五部长篇似乎也有这个缺陷。可是，《漂亮朋友》就其涉及的政治内容之广，就其揭露政治和金融之间关系的内幕之深，就其对报纸作为党派斗争工具(以及记者如何炮制新闻、利用报道做广告、能自由进出剧院和游乐场所等)抨击之激烈而言，明显地突破了莫泊桑不触及重大政治问题和重要社会现象的一贯写法。在思想内容上，《漂亮朋友》完全可以跟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作品相媲美。评论家认为“《漂亮朋友》产生在标志着第三共和国历史特点的投机活动第一个重要时期最辉煌的时刻，堪称是这一时期重大事件所孕育的杰作”^①。这句话指出《漂亮朋友》反映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投机活

^① 见《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316页。

动，因而是部杰作，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正因这部小说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所以恩格斯表示要向莫泊桑“脱帽致敬”^①。

小说的揭露内容之三在于塑造了一个现代冒险家的典型。这个冒险家不是在东方的殖民地进行投机活动的人物，而是不择手段爬上去，在短时期内飞黄腾达，获得巨额财产和令人瞩目的社会地位的无耻之徒，用莫泊桑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冒险家的生平，他就像我们每天在巴黎擦肩而过，在现今的各种职业中遇到的那种人”^②。莫泊桑写出了这类人物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物的特殊经历和他的性格相结合的产物。杜洛瓦在北非的殖民军里待过，练就了残酷杀人的硬心肠。有一次去抢劫，他和同伴断送了三个乌莱德·阿拉纳部族人的性命，抢到了二十只母鸡、两头绵羊和一些金子。他在巴黎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还“露出一丝残忍而得意的微笑”。他觉得自己心里存有在殖民地肆意妄为的士官的“全部本能”。另一方面，杜洛瓦是“一个机灵鬼，一个滑头，一个随机应变的人”。残忍而邪恶的经验与他狡黠的个性相结合，在巴黎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便滋生出这一个毒菌。

杜洛瓦的成功，在于他抓住了两个机会。第一个机会是报馆。莫泊桑认为，这个家伙“进入新闻界，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特殊手段，他要用来爬上去”，“他利用报纸，就像小偷利用一架梯子那样”^③。如果说，他以自身经历为内容的《非洲从军回忆录》碰巧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那么，待他熟悉了报社业务，便直接参与倒阁阴谋，舞文弄墨，大打出手，成为“瓦尔特帮”中重要的笔杆子，受到了老板的赏识与提

① 见《1887年2月2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88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② 见《给〈漂亮朋友〉的批评者》，《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165页。

③ 见《给〈漂亮朋友〉的批评者》，《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165—166页。

拔，当上了“社会新闻栏”的主编。然而，他在报馆的青云直上还直接得益于和女人的关系，利用女人发迹是杜洛瓦的第二个、也是他用以爬上去的最具有特色的手段。他的本钱是有一副漂亮的外表，在女人眼中，他是个“漂亮朋友”。他敏感地发现原政治主编、病人膏肓的福雷斯蒂埃的妻子玛德莱娜与政界人物交往频繁，文笔老练，抓住她便可在报馆站稳脚跟。于是他大胆地向她表示，他愿意在她丈夫死后接替福雷斯蒂埃的位置。他果然如愿以偿，当上了政治主编，成为新闻界的知名人物。其间瓦尔特的妻子成了他的情妇，他在瓦尔特身边有了一个人替他说好话。接着，由于倒阁成功，他获得十字勋章，他的姓氏变成了有贵族标记的杜·洛瓦。但当他得知瓦尔特和拉罗舍-马蒂厄发了大财，自己只分得一点残羹以后，顿时勃然大怒，一个计划在他心里酝酿成熟了。他毅然地抛弃了瓦尔特的妻子。随后他侦察到自己的妻子的诡秘行动，导演了一场捉奸的闹剧，一下子把拉罗舍-马蒂厄打倒了，又与妻子离了婚。最后，他一步步接近瓦尔特的小女儿苏珊，把她拐跑，威逼瓦尔特夫妇同意他娶苏珊。老奸巨猾的瓦尔特虽然气恼，却仍然保持清醒头脑。他认识到杜洛瓦并非等闲之辈，此人将来一定能当上议员和部长；他感到宁可息事宁人，顺从杜洛瓦的意愿。因此不顾妻子的坚决反对，应允了杜洛瓦提出的要求。在杜洛瓦盛大的婚礼上，教士用近乎谄媚的词句向他祝福：“您是一个最幸福的人，您是一个最富有、最受尊敬的人，您，先生，您的才华出众，您用您的笔，教育、启发、引导着世人，您负有崇高的使命，您要为世人作出光辉的榜样……”教士的话代表社会、官方对这个流氓恶棍式的冒险家的成功表示赞许，但中也透露出作者无情的辛辣的讽刺与抨击！

莫泊桑在描写男女私情上虽然非常露骨，但他的批判倾向却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他在描写杜洛瓦勾引瓦尔特夫人的时候，安排了这样一

个情节：他让杜洛瓦和瓦尔特夫人在教堂里幽会，然后发了一通议论：“教堂又是她会见情人的隐蔽所。这就是人们通常把教堂当做一把万能伞的道理。……遇有机会还要让天主给他们拉皮条。如果有人对她们提出到旅馆里去开房间，她们会认为这种事下流无耻，而在祭坛下面谈情说爱，她们则又觉得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莫泊桑是反教会的，他不信教：“如果我相信您所信仰的上帝，我对他会有无限的厌恶！”“如果有一个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我可不喜欢成为这个上帝：世界的苦难会撕碎我的心。请想象出一个创造世界的魔鬼，人们有权向他指着他的创造，大声说道：你怎么竟然中止虚无的神圣休息的状态，使这么多的不幸和苦恼出现呢？”^①这两段话与上文所引的小说中的一段话，都表明了作者对宗教和教会大不敬的态度。而莫泊桑着意用这个场面来描写主人公追逐女性，不能不说是他对笔下人物行为的否定。

杜洛瓦的形象不禁令人想起巴尔扎克在《幻灭》中描写的青年野心家吕西安。吕西安是个失败者，因为他缺乏的正是杜洛瓦的无耻和不择手段。同样被美色所迷醉，吕西安却不能自拔，以致被敌人利用，终于身败名裂，而杜洛瓦则能驾驭其上，一旦他的情欲得到满足，即使将情妇抛弃也在所不惜；女人只是他寻欢作乐和向上爬的工具。吕西安将对女人的追求公之于众，而杜洛瓦则在暗地里进行，既大胆又无耻，他对瓦尔特夫人的追求从跪求、表白、软硬兼施到突然征服的过程就体现了这一点。他同时和几个女人保持通奸关系，更写出了他灵魂的卑污。当他得知妻子接受了一大笔遗产以后，起先闷闷不乐，然后他厚颜无耻地要分享一半。他对金钱的渴求胃口越来越大，这一点又是吕西安无可比

^① 见《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244页。

拟的。杜洛瓦看到社会上充斥弱肉强食的现象，上流社会的人物道貌岸然，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外交部长拉罗舍-马蒂厄就是一个代表。杜洛瓦于是也奉行这种强盗与伪君子的哲学，他认为：“世界是属于强者的。必须成为强者。必须凌驾一切。”这是他的座右铭。在小说结尾，“他正在成为一个主宰世界的人”，他和瓦尔特等金融大亨结成了更为紧密的关系，爬到了社会的上层。杜洛瓦无疑是资产阶级政客的典型，他的寡廉鲜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莫泊桑把法国文学中常见的“戴绿帽子”的描写与资产阶级人物的发迹结合起来，以刻画资产阶级政客的丑恶灵魂。在资产阶级的上层，这种人物比比皆是。《漂亮朋友》的描绘确实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莫泊桑在《论小说》一文中指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要写出“感情和情欲是怎样发展的，在各个社会阶层里人是怎样相爱、怎样结仇、怎样斗争的；资产阶级利益、金钱利益、家庭利益、政治利益，是怎样相互交战的”。他在《漂亮朋友》中就是这样描写的。他通过一个冒险家发迹的经历，深刻地揭示了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的复杂现象，《漂亮朋友》不愧为十九世纪末叶法国社会的一幅历史画卷，完全可以列入十九世纪末叶法国优秀小说之林。

郑克鲁

一九九二年八月

第一部

第一章

乔治·杜洛瓦付给女管账一枚一百苏^①的硬币，接过找还的零钱，就向饭馆门外走去。

他长得一表人才，一方面由于天生丰姿俊美，一方面也由于从前当过士官的风度，所以他故意挺起胸脯，以一种军人的姿态，熟练地卷了卷嘴上的小胡子，用他那漂亮小伙子的目光，像撒网一样，朝那些还没有吃完饭的顾客迅速扫视了一遍。

女客们都已经抬起头在看他，其中有三个年轻女工；一个头发蓬乱，衣着随便的中年女音乐教师，她戴着一顶布满陈灰积垢的帽子，穿着一条七扭八歪的连衣裙；还有两个和她们丈夫在一起的小有产者妇女。她们都是这家廉价小饭馆的常客。

走上人行道后，他伫立了一会儿，思忖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一天是六月二十八日，他口袋里只剩下三法郎四十生丁了，这点钱得维持到月底，也就是说要么吃两顿晚饭不吃午饭，要么吃两顿午饭不吃晚饭，究竟怎么办由他自己选择。他心里盘算着：午饭只要二十二个苏，晚饭却要花费三十个苏，如果只吃两顿午饭，他就可以省下一法郎二十生丁来，这点钱还够他吃上两顿简单的面包夹红肠，外加到林荫大道上去喝上两大杯啤酒，而喝啤酒是他晚间最大的支出，也是他最大的乐趣。于是他起步向洛雷特圣母院大街的下坡走去。

他走路的姿态如同当年身上穿着轻骑兵服装一样，挺着胸脯，两腿微微叉开，就好像刚从马背上下来的似的；他在挤满行人的大街上横冲直撞，遇有挡道的，不是用肩去碰就是用手去推。他那顶已经相当陈旧的大礼帽在头上略微歪戴着，脚后跟把石板地面敲得橐橐作响。他脸上始

终带着一种挑衅的神气，睨视着面前的行人、房屋，乃至整个城市，俨然是一个屈尊当了平民的漂亮的退伍军人的派头。

尽管他身上这套西装只值六十法郎，但穿在他身上确实仍有点儿气派，只不过略嫌俗气了点。他身材高大，体格匀称，一头天生卷曲的稍带红棕色的金栗色头发，由头顶中央分一道沟梳向两边，两撇翘起的小胡子像泡沫似的浮在嘴唇上，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中间透着一个小小的瞳孔。他这副模样和通俗小说里描绘的那些坏蛋简直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巴黎夏天那种没有风的夜晚，热得如同浴室似的城市在这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夜里好像在出汗。下水道从它们花岗石砌的口子里冒出污秽的气息；设在地下室的厨房也把那些洗过碗的泔水和残羹剩汤的馊臭味从低矮的窗口散发到大街上。

看门人一个个都不穿上装，骑坐在麦秸坐垫的椅子上，在大门门洞下面抽着烟斗。行人们都光着头把帽子拿在手里，拖着有气无力的步子走着。

乔治·杜洛瓦走到林荫大道，他又停下来，对下一步究竟该做什么委决不下。他本想到香榭丽舍大街和布洛涅树林^②街的树荫下去找点儿凉风吹吹，但另一种欲望也使他心驰神往，那就是希望碰到什么艳遇。

怎么碰上这次艳遇呢？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三个月来他白天黑夜都在等待着它。有几次虽然靠他漂亮的脸蛋和潇洒的风度，东偷西摸地也尝到过一些爱情的甜头，但他总希望得到更多一些和更好一些的。

① 苏，法国辅币名，旧时相当于0.05法郎，即5生丁。100苏等于5法郎。当时的法郎约合今天的25法郎。

② 布洛涅树林，位于巴黎西北，是当时贵族、资产者常去游乐之地。